

# 清代扬州的“诗文雅集”

●孟晖



清代丁观鹏的《摹仇英西园雅集》(局部)展现了当时典型的江南“诗文雅集”场景。

资料图片

在清代扬州的儒商中,流行着一种“诗文雅集”,这种“诗文雅集”常在私家园林中举行。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这种“诗文雅集”以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程氏的筱园、何氏的休园为最盛。其中,归隐翰林程梦星所修的筱园,在康熙年间被列为扬州八家名园之一。该园自宋代以来,就是以种植芍药闻名的园圃。每当花期,人行其中,如漫步花海之中。被程梦星收购后,他把园外的百余亩淤田加以清理,遍种荷花。此外还分别以竹、梅、松、桂等为主题布置园中各处,让轩阁建筑以及假山、水池尽被花影翠荫环绕。芍药绽放之时,筱园的主人便为名花举办诗文之会,邀集文人好友对花阵,赏韶光,肆情吟咏一番。

程梦星出身盐商之家,读书业儒,曾为翰林,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与他交往的也多是饱学的文人雅士。因此,筱园的赏花雅集,被当时人看作一场文化盛会,作为活动主持人的程梦星,也被“推为一时风雅之宗”。

诗文雅集并非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吟几首诗那么简单,还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诗会现场的布置就需体现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精致。一定要为每位参与者准备一套独用的、造型不俗的案与椅,案上则摆设整

套优质的文房用品,以及茶壶、茶杯一副,还有水果一盘,零食一盘,诗韵一部。另外,雅集上自然还供应酒茶、肴饌,在这些细节上也不能草草应付,需要名厨精制,才不坠主人品位。

按当时的习惯,集会诸人写出的诗文作品,当天就由主人派人送到书肆中加以刻印。说来让人惊奇,在彼时没有电脑排版的条件下,一部诗集居然在三天之内就能付印成书。在书肆刻印的这三天过程中,作者还可以随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刻印工人会提供重刻的服务。诗集一旦装订成册,就会由集会主人免费分送城中

的知名文人,请他们品评欣赏。须知,这一笔刻印成书的费用,也是由诗文会的发起人负担的。

在吟诗赋文的环节结束之后,一般都没有款待与会人士听曲观戏的项目。据说,有一次,一位富商主人开了个玩笑,把大家都请到一间似乎很破旧的园厅里,厅中只安排了四个年纪极大的老乐工为众宾客奏曲。客人们正被这种招待搞得摸不着头脑,却见厅后正中设有四扇绿玻璃屏门,忽然被一起打开,赫然现出园深处的重重楼阁,挂满红灯。明白主人是在开玩笑,大家也不由哄笑起来,接下来,宾主一起转移到红灯明烁的楼阁

中就座,一群年轻乐人上来表演曲目,看戏环节才真正开始。

奢华的诗文之会虽然举办频繁,但实际上并没有催生出值得后人欣赏的、真正的杰出诗作。这种雅集更像是智力竞赛,像是朋友们凑在一起比拼智商与修养的娱乐。活动中,不仅有限定主题、限定的律、限定创作时间,甚至还对每个人能使用哪些字也都严格设限。主人会提供一套用象牙刻的“诗牌”,也就是每个半寸大的象牙牌上刻一个汉字,与会者每人用抓阄等方式分到几十个或者上百个小诗牌,然后只能采用自己分到的象牙牌上所刻的汉字来完成诗作。以事先规定的几十、百余字来完成一首诗,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不可能出佳作。

这种游戏似的文化活动如同一种黏合剂,增进了儒商和文人雅士之间“引为同道”的感情。

由于清朝特定的盐政制度,在康熙年间,以盐商为主体的扬州富商迅速崛起。其兴之初,难免会有炫富心态。不过,由于扬州富商以徽州商人为主,而徽州一向重视儒业,所以,很快风气发生转变。富豪之家不仅纷纷慷慨赞助社会上的文化事业,而且用心督导自家子弟读书受学,他们的子弟往往亦商亦儒,甚至弃商人仕,通过科举成为国家官员。

典型如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氏兄弟,一边勤谨经商,一边热衷于收集珍贵文献,并且以进行古籍鉴定为莫大乐趣。他们的私家花园——小玲珑山馆中建有专门的藏书楼——丛书楼。与当时很多富有儒风的扬商一样,马氏兄弟用各种方式对文化人进行赞助,从生活上的直接资助,到出资出版他们的著作。另外,扬州富商还流行招待各种类型的有才之士长期住在自己的私家园林当中,以此保证他们的艺术或学术创作。马氏兄弟也不例外,小玲珑山馆中,画家、诗人、学者都曾是长住的客人。对于这些文人来说,非常重要,从丛书楼如私人图书馆一样,有世间罕见的藏书可供他们借阅。一些学者甚至住在丛书楼下,利用这里的藏书,完成重要的学术著作。

当时,清朝对知识分子实施比较严苛的政策。扬州富商利用自己的财力,为他们提供了一处安稳的环境。虽然私家园林中的诗文雅集在文学上没有催生出杰作,但这些园林的主人为有才之士提供物质帮助,客观上为学术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当时的扬州也是世界文化都会之一,在学术上出现了影响长远的“扬州学派”,绘画方面则有“扬州八怪”绽放异彩,在园林、工艺美术甚至在女性时尚方面也都引领着潮流。

正是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在园林里的“诗文雅集”中,儒者风范的商人与文人雅士通过共享文学创作的愉快,确立了志同道合的文化追求。

## 文人的坐骑

●刘绍义

所以自唐以来,驴背诗思也成了许多画家钟爱的题材。明代画家徐端本《驴背诗思图》,画面一派隆冬雪霁的景色,一戴帽穿裘的雅士骑一驴,作凝思之状,驴后跟着一个书童,书童的肩上用木棍挑着只酒葫芦,纸上透出野逸疏放、洒脱天真的趣味。还有明代另一位画家徐渭的《骑驴图》,画面上部寒梅虬枝,下部一人侧面骑驴,潇洒而空灵,似可听到“得得”的蹄声,笔墨鲜活,诗意盎然。

这样的画家,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扬州八怪”之一黄慎,也曾画过一幅《驴背诗思图》,一位老诗人坐在驴背上,左手捋着胡须,沉浸在诗作的构思中,心中的灵感喷薄欲出,一首诗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了。人静驴动,相映成趣,让人过目不忘。

画作如此繁多,诗歌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杜甫的“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还是李贺的“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无论是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还是苏轼的“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怪不得钱钟书将驴子称为“诗人特有的坐骑”。想想看,无论是贾岛因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撞上门,还是李白骑驴漫游天下时被华阴县吏执住,哪件事不与驴子有关?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个人骑驴是雅,一群人骑驴就是俗了。

据《唐摭言》记载,唐懿宗咸通年间,皇帝提倡举子们的穿着,排场过于奢侈,为了提倡节俭之风,曾下令举子不许骑驴,于是“时坊中不下千人,皆跨长耳”,这件事成了当年长安城的一大笑话。试想路上人们都骑着驴,不但没有了骑驴吟诗的美感,也没有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雅兴。

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有人问郑紫,“相国近有新诗否?”郑紫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此处何以得之?”看来郑紫的不少诗都是在驴背上构思写成的。

郑紫并非第一个在驴背上吟诗的诗人,按张岱《夜航船》中的说法,第一个在驴背上吟诗的著名诗人是孟浩然,“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唐彦谦在《忆孟浩然》中写道:“郊外凌兢西复东,雪晴驴背兴无穷。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风柳絮中。”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也写了一个在驴背上吟诗的人。刘关张第二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正值风雪天气,到达茅庐时,只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知道诸葛亮已经出游,刘备只好留下一封信,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刚要返回时,偶遇诸葛亮岳父黄承彦,“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并且“转过小桥,口吟诗一首。诗曰:‘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火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皎皎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马背上出名将,驴背上出诗人。此言不虚。尽管《三国演义》中的那首诗是小说家之言。不过,在唐代孟浩然以后,要是你在漫天飞雪中,看到一桥峙然,一人戴笠披裘,骑一驴缓慢而行,不是急着回家,而是优哉游哉地闲逛,那准是一位“诗人”。所以刘备误将黄承彦当成是诸葛亮,也就不足为怪了。风雪之中,骑驴吟诗,如此意境,何其超脱!很多画家喜欢这个意境,纷纷将其画入图画,更别说是诗人了。

曹雪芹写了一部《红楼梦》,200多年间,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如果曹雪芹今天还活着,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网红”。所以,《红楼梦》的读者都想多了解一点这个奇人。

钱锺书曾对一位想拜访他的读者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对《红楼梦》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太多的人想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可惜的是,有关曹雪芹的资料留下的太少了。幸亏,他的那些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让我们知道了他的零星信息:曹雪芹的名字叫曹霑,字梦阮,大概字圃也是他的字,号芹溪居士,雪芹应该也是号。

他生在哪一年,死在哪一年?活了多大岁数?对此,红学家们争论了很多年。为什么两个不同的说法,分别出自他的两位好朋友的挽诗。一个是敦诚的挽诗,第一句就是“四十萧然太瘦生”,很确定,曹雪芹享年四十岁。敦诚后来又把他挽诗改了,第一句改成“四十年华付杳冥”,还是四十岁。但另一位朋友张宜泉写的不一样,张宜泉写的挽诗叫作《伤芹溪居士》,前面有几句自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这个“年未五旬”,不应该指四十岁。按照一般的习惯说法,四十八九岁可以说是“年未五旬”。好,一位说“四十年华”,四十岁;一位说“年未五旬”,四十九岁。这两种说法就差八九岁。不过,两位都是曹雪芹的好友,对曹雪芹都很了解,还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人的说法否定另一个人的说法。所以,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只好两说并存。

更大的问题,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多年以来,有三种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是“壬午说”,一个是“癸未说”,一个是“甲申说”。

其实,明确的记载仅有一条,在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的脂砚斋批语里。脂砚斋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

为泪尽而逝。”这条批语说得很清楚,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这个壬午年是哪一年呢?是乾隆二十七年,按照公历换算算是公元1762年。

按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争论呢?问题出在敦诚写给曹雪芹的一首诗上。诗题是《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敦诚用这首诗,作为请柬邀请曹雪芹赴宴。末尾的两句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上巳最早是春三月的第一个巳日,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三日。“上巳前三日”,上巳节的前三天,“相劳醉碧茵”,请来喝酒。这有什么问题呢?周汝昌先生发现,这首诗收录在敦诚的《懋斋诗钞》里,《懋斋诗钞》里的诗是“编年”的,即所有的诗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而这首诗的前两首,都注了“癸未”两个字。顺着往下推,这首小诗虽未注上“癸未”,但应该也是癸未年写的。这就有意思了。“癸未”是“壬午”的后一年。曹雪芹在“壬午除夕”,也就是“壬午”年的最后一天,已经去世了。为什么他的好朋友在两个月之后的“癸未”年的二月底,还邀请他来喝酒呢?所以,曹雪芹不是死在“壬午除夕”。“除夕”这个日子很特殊,不大可能会记错。而“壬午”两个字很可能是笔误,应该是“癸未除夕”。

但又有人提出新的“甲申说”。什么依据呢?回到敦诚的挽诗。问题出在他后来改写的挽诗上,就是先写了“四十萧然太瘦生”,后来改为

“四十年华付杳冥”的那一首的诗题下面,自注了“甲申”两个字。这个“甲申”年,又排在“癸未”年后面了。“甲申说”的理由是,敦诚是曹雪芹的好友,应该在得知曹雪芹的死讯后,第一时间写出挽诗。如果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或者“癸未除夕”,他不可能拖到“甲申”年才写挽诗。那么,既然诗题下注了“甲申”两个字,这就应该是曹雪芹卒年的证据。

以上三说各自都有很多篇互相驳斥的重量级文章,也都咬文嚼字旁征博引做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推理,但是,都有各自无法解决的“软肋”。这就是我们一再提出的两个字:证据。“癸未说”的基础,建立在“可能笔误”的推测上。直接证据呢?没有。“甲申说”似乎有敦诚挽诗的自注“甲申”两个字支持,但也不是明白写着曹雪芹逝于此。譬如没有可能这个“甲申”只是改诗的时间呢?只有“壬午说”是有直接证据的,就是那条脂砚斋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惜只有一条证据,没有更多旁证的支持。

还是那个原则,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所有的推测都先放在一边,等待证实或者证伪。虽然“壬午说”只有孤证一条,但好过没有证据。姑且相信脂砚斋的话,也希望有新的证据出来,使得“壬午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知道了,曹雪芹是在“壬午除夕”那

### 十六字令·赞白城抗洪官兵

●马良义

惊, 过境台风布险情。  
居无所, 村毁众墙倾。  
擎, 大水湍急众志横。  
争分秒, 竭力救苍生。  
铭, 化险为夷万户宁。  
情如海, 相握泪盈盈。  
兵, 指令新发向海行。  
高强度, 备战待出征。

### 七绝·登向海览海阁所思(平水韵)

●高凤兰

手提落日上高楼,碧水苍芦眼底收。  
笑倚长天凌旷宇,何须万里觅封侯。

### 七律·白城采风感赋

●张凤林

携友鹤乡三日行,流连忘返意融融。  
广收瀚海千帆竞,尽览穹原万马腾。  
开放振兴乘巨浪,改革奋进沐春风。  
催征号角声声紧,古镇再图新里程。

## 「非遗+流行」村歌更嘹亮

●唐晨

一支支短视频,一场场直播,一个个大舞台,将无形的民俗文化和有形的田园村庄连接在一起,进行着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有益尝试

3场视频直播、近1.2亿人次观看、近80亿次短视频话题量……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型村歌竞演活动——“乡村超级碗”,凭借其“非遗文化+流行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引发线上线下观众的关注与共鸣。

“演的是乡音,说的是乡音,唱的是乡愁,舞的是乡情!”一名网友评论,道出了这场村歌大赛走红的原因。

一曲曲村歌,让田间地头的农民拿起话筒,也让散落在山川湖海的歌曲唱响舞台。侗族大歌气势恢宏、苗族飞歌高亢嘹亮、游方对唱细腻悠扬……来自十里八村的歌手,不仅以独特的嗓音,演唱了《敬酒歌》《吹水叶趁木叶青》等风格迥异的侗语苗语歌曲,更改编演唱了《最炫民族风》《达坂城的姑娘》等歌曲。在一派热烈喜庆的气氛中,一首首带着乡音的歌,唱出了老百姓的精气神,更唱出了当地村民对这片土地浓浓的乡情。

一根根网线,让苗乡侗寨的地方民俗走进大众视野,也激发了非遗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在过去,芦笙舞、非遗服饰等优秀传统文化藏在大山深处。而如今,通过互联网,牛腿琴、芦笙等特色乐器在耳边响起,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在眼前呈现,无数网友得以领略景美、人美、文化美的侗寨。不仅如此,除了3场线下村歌竞演,短视频平台快手还发起“村碗挑战赛”“村碗线上直播赛”,通过线上线下深度联动的形式,挖掘更多具有民俗风情的特色乡村表演。

一张张笑脸,更让人看到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可能。村歌竞演,传承自民间文化形式。而竞演中民族歌曲和流行歌曲交相呼应的形式,则让传统更“流行”。依托“老技艺”开辟“新赛道”,转化“老传统”激活“新动力”。不管是在舞台上竞演的村民,还是参加表演的快手特色达人,他们呈现的都是黔东南古朴浓郁的乡土风情、悠久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村的美好图景。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源泉。一支支短视频,一场场直播,一个个大舞台,将无形的民俗文化和有形的田园村庄连接在一起,进行着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有益尝试。期待在大地上、山川之间,响起更多嘹亮的村歌,将古老非遗的文化魅力传播得更广、更远。

曹雪芹写了一部《红楼梦》,200多年间,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如果曹雪芹今天还活着,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网红”。所以,《红楼梦》的读者都想多了解一点这个奇人。

钱锺书曾对一位想拜访他的读者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对《红楼梦》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太多的人想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可惜的是,有关曹雪芹的资料留下的太少了。幸亏,他的那些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让我们知道了他的零星信息:曹雪芹的名字叫曹霑,字梦阮,大概字圃也是他的字,号芹溪居士,雪芹应该也是号。

他生在哪一年,死在哪一年?活了多大岁数?对此,红学家们争论了很多年。为什么两个不同的说法,分别出自他的两位好朋友的挽诗。一个是敦诚的挽诗,第一句就是“四十萧然太瘦生”,很确定,曹雪芹享年四十岁。敦诚后来又把他挽诗改了,第一句改成“四十年华付杳冥”,还是四十岁。但另一位朋友张宜泉写的不一样,张宜泉写的挽诗叫作《伤芹溪居士》,前面有几句自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这个“年未五旬”,不应该指四十岁。按照一般的习惯说法,四十八九岁可以说是“年未五旬”。好,一位说“四十年华”,四十岁;一位说“年未五旬”,四十九岁。这两种说法就差八九岁。不过,两位都是曹雪芹的好友,对曹雪芹都很了解,还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人的说法否定另一个人的说法。所以,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只好两说并存。

更大的问题,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多年以来,有三种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是“壬午说”,一个是“癸未说”,一个是“甲申说”。

其实,明确的记载仅有一条,在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的脂砚斋批语里。脂砚斋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

## 读《红楼梦》,先了解曹雪芹

●周岭

为泪尽而逝。”这条批语说得很清楚,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这个壬午年是哪一年呢?是乾隆二十七年,按照公历换算算是公元1762年。

按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争论呢?问题出在敦诚写给曹雪芹的一首诗上。诗题是《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敦诚用这首诗,作为请柬邀请曹雪芹赴宴。末尾的两句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上巳最早是春三月的第一个巳日,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三日。“上巳前三日”,上巳节的前三天,“相劳醉碧茵”,请来喝酒。这有什么问题呢?周汝昌先生发现,这首诗收录在敦诚的《懋斋诗钞》里,《懋斋诗钞》里的诗是“编年”的,即所有的诗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而这首诗的前两首,都注了“癸未”两个字。顺着往下推,这首小诗虽未注上“癸未”,但应该也是癸未年写的。这就有意思了。“癸未”是“壬午”的后一年。曹雪芹在“壬午除夕”,也就是“壬午”年的最后一天,已经去世了。为什么他的好朋友在两个月之后的“癸未”年的二月底,还邀请他来喝酒呢?所以,曹雪芹不是死在“壬午除夕”。“除夕”这个日子很特殊,不大可能会记错。而“壬午”两个字很可能是笔误,应该是“癸未除夕”。

但又有人提出新的“甲申说”。什么依据呢?回到敦诚的挽诗。问题出在他后来改写的挽诗上,就是先写了“四十萧然太瘦生”,后来改为

“四十年华付杳冥”的那一首的诗题下面,自注了“甲申”两个字。这个“甲申”年,又排在“癸未”年后面了。“甲申说”的理由是,敦诚是曹雪芹的好友,应该在得知曹雪芹的死讯后,第一时间写出挽诗。如果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或者“癸未除夕”,他不可能拖到“甲申”年才写挽诗。那么,既然诗题下注了“甲申”两个字,这就应该是曹雪芹卒年的证据。

以上三说各自都有很多篇互相驳斥的重量级文章,也都咬文嚼字旁征博引做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推理,但是,都有各自无法解决的“软肋”。这就是我们一再提出的两个字:证据。“癸未说”的基础,建立在“可能笔误”的推测上。直接证据呢?没有。“甲申说”似乎有敦诚挽诗的自注“甲申”两个字支持,但也不是明白写着曹雪芹逝于此。譬如没有可能这个“甲申”只是改诗的时间呢?只有“壬午说”是有直接证据的,就是那条脂砚斋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惜只有一条证据,没有更多旁证的支持。

还是那个原则,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所有的推测都先放在一边,等待证实或者证伪。虽然“壬午说”只有孤证一条,但好过没有证据。姑且相信脂砚斋的话,也希望有新的证据出来,使得“壬午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知道了,曹雪芹是在“壬午除夕”那

### 红楼梦(中国画)

刘旦宅

呢?一张也没留下来。只能从他朋友的诗里揣摩他的画意。敦诚的《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人的风骨,也体现在画里。借用敦诚的说法:曹雪芹平生作画大略如此。

曹雪芹不仅“工诗”,而且“善画”。他的画